

山西通志卷第二十三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二十 記三

金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迺觀太華迤邐東游洛
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
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
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睟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
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旣留滯居延吾友渾源
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

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
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
修謁于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淡
驟曰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
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
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
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
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
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
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
泓澄渟滄者焉狀出石罅激而爲迅跳者焉陰木蔭其巔幽
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焉坡草居石列坐

生滄海以進酒數行客石相與大笑曰此山之大
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
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枯栢而
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
松鬣胥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
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
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
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
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
巒岼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
間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
徜徉者久之資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

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辯蠡起各主其家山爲勝如郭主大華劉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濶顧非龍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
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
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
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
峻嶺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
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
之蜿蜒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
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
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
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
之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
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

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
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太原府學文廟記

趙 楓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
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
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
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鎮分虎符者例
皆修障隧飾戈矛以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
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奧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間無犬
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
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歎館弗修但取故宮
舊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

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
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尚文明
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
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淬勵風俗爲已任始至首謁先
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籍喟然歎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
文之意乎乃量功命曰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
翠甍華而不侈考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
八齋又建大堂於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
殿不數步無階陞可以降升闇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
十步有奇隆基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
楹左右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
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在焉講堂談經既有

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儒業學生徐邁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農夫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法旣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疎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植天下之俊造無所遺

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
明秀傑耀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公之榮矣不第
本根肆其滋蔓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克登科名以經世
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銘於石槩以告
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古之忠臣烈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有殺身以成仁使稱名
於後世其功或流於管絃其事或見於方策庶傳不朽者也
今之九原卽古趙氏田邑按山海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
下舊有采金穴故謂之金山隋書秀容縣有程侯山九域志
亦載此山乃趙地禮記檀弓謂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卽
此又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有言曰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者武也承張老
頌而歎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疏曰九
京卽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故以京而爲原今定襄東襄
子陵仍存或云趙氏之葬在於襄陵乃武之後非武之先隋
精道寺碑云地連三晉城帶九原盧君竊號之邦趙氏言歸
之地遷史以爲南并北代非此何謂焉迄今九原以公孫爲
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猶有古塚以祠荒而遷於附路與州南
程嬰祠乃九原古雙祠也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之藏山
絳陽之舊墓不知撫何而所載未能詳於此者昔趙盾專國
政於靈公之時以公益驕盾驟諫而弗聽生熊蹯膈殺宰人
持其尸出趙盾見之公以此懼而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
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立

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
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云趙盾弑其君至景公時盾卒
諡爲宣孟子朔嗣之景公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
王戰河上朔娶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嘗欲
誅趙氏至景公而爲司寇乘趙氏世衰將作難乃治靈公之
賊以攻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皐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時盾在外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
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以趣亡朔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訴以疾不出賈擅命與
諸將誅趙氏於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悉滅其族朔妻有遺腹
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

有遺腹若幸而生男當立之卽女也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婉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之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曰曰今一索則不得復索之如何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遂謀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於此山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告匿孤處諸將皆喜而許之遂發師隨嬰攻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旣不能立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俱殺之諸將皆喜趙族滅矣豈知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於山中十有五年景公疾上

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
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惟趙氏乎夫自亡國者皆羸姓也中
有奸人而烏噉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末及幽厲
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
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
公問趙尚有後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厥謀立趙孤兒
召兒匿於後宮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
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
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
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孤程嬰徧拜諸將遂反攻賈
滅其族復以田邑如故孤名武旣復子爲成人嬰辭諸大夫
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謀立趙後今立

子旣成人復其位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矣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至死而安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杵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扼喉而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以此知昔日盾之異夢趙史援占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孫絕而後好誠不妄焉

開廣濟民渠記

張元詰

國之本在農農之資在水水之爲利廣矣大矣原其性之潤下功之濟物而注瀉無窮周流不息淪浹之道詎非溥哉孝子河者發源孝義之西山百餘里一水自高唐之西北會於白壁之左次南二水合流四派縈紆遶郭東注入於汾實於常也救旱之功爲最郊之西南屬

支流吞并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三二丈邑東卑下之田
鵝鹵之地變爲膏腴民實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民
蘇公仲禮者世習儒業宋公淇者精通筭術以積水窺管知
地形高下二公慨然相謂曰今之大旱編戶愁歎孝子河岸
高百丈開崖穿洞流渠行水糾多工成之可以救旱今雖不
及興嗣歲不亦可乎聞者忻從集工七十五公以已錢代買
渠地十餘里費千餘貫就藥家里河口三處卜七月十九日
啓土率衆渠長監部入役莫不相勵而樂爲之導及邑之東
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間地之凸者削而平坎者積而坦
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斷岸則剝木爲槽以通
焉積工至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落成三年月日也牛車併人
力總二萬二千衆工孫奇等推舉二公作都副水頭立券分

水酌之訟渠枯骨以瓦棺葬於寺之陰會朝廷賜廣濟院二公及衆工相謂南北地八畝施院下所葬枯骨利及幽冥名渠以廣濟不亦宜乎且田之瘠者一溉之效稼穡如雲變磽确爲膏腴轉貧窶爲康阜此濟之廣又可知矣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始於一夫之遂成於萬夫之川有瀦以聚之有防以泄之史起導漳水以灌鄴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民至今歌之二子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利寧讓前賢之嘉績也哉同導河者五仇家里王家里仙開觀龍渠皆不就獨此渠成焉則二公之功尤有不朽者爰是紀其始末俾後世知創始固難而成之非易易也

襄垣修城記

楊丹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宏廣殆將百里而遙東連巨鎮北

喬峰峻巘大壑深巖多人迹之所不能至者國家收復之初
奸雄逆黨聚蜂屯嘯集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
動則張弓結竿旌旗繽紛鼙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
噬立見齏粉於是郊邑相通舉無壁壘洞然九達之地故闔
縣之民扶老攜幼奔走不暇幸延朝夕之生實賴令尹韓公
抱忠貞之節懷慘怛之愛披堅執銳爭爲先登不顧矢石前
攻後突若陷無人之境用能折馘執俘殲厥渠魁遂稍稍引
去于是命民興役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寇退則挈
杆而赴工故內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中得保首領
庶全族類其利溥哉爾後比及二年元凶羣醜雖漸夷滅尚
有遺類爲吾民害天會九年春韓公又囑其耆老而議之曰
內城起於倉卒姑濟一時之難然地甚狹迫而不能容民蓄